

子 3
3565
3



特
門子 63
號 8565
卷 3

贈程君房序

金精於鍊玉瑩於琢用之
琢甚然唯其琢也故人育
所不及用而遂至於美可以
無用米粢於晷酒醇於桐

此天下之所常用歟然唯
其常也故人得必之而遂
至於忘其所為然何者凶
年飢歲凍餒僵旅得百鏹
璧不如得筆食杯醪是
不坏之珍非離於有用之
用也墨之用未嘗一日廢
於天下而寶之者玉藏不
忍磨靡直或與金埒嗜而
吸之如餐沆瀣豈待激

錫涎之酒券若割研之煤
爍乃信此之為琢哉由此
觀之凡用而不珍者必其殆
於可無用者也不見夫鑿玉
乎夫鑿玉墨如也而玄玉之流

也鑿玉之先為感喜之之
先為璋珀之之先為葆
苓之之先為松脂之之
化為青羊為青人為伏
龜為嬰兒服之神仙上廟

凡二三千歲矣使造物者
有意乎為墨歷二三千
歲而僅乃墨如則墨之用
何啻珠於金玉已哉雖然
即珠於金玉而不可以常
用於天下僅足為異而已矣
宋以來墨皆以杉入藥甚功
其珠於世一良有以而法
忽中絕近世乃用油桐又
創然磷膏桐根濁磷根

膩皆不可入藥比者程君
房始然漆為之視桐磷誠
不膏腴矣或稱曰索驪山
餘焚何嗟乎有好事必有
好譽耶或又曰自祖教不道
墳典丘索法漆書色遊神
動化為煙竈以入鴻濛
勞若之乃酒以太乙主以
木下而割正於金母時際
文明則假太乙之藜虛為

卿雲溥雨竹帛以復廟
始於都哉夫世之用黼
未常異也然舜始為漆
器而舜臣諫者九漆之為
墨窮古復自君房而人始
珍之不知今之所自異固
古之所常用也繼自今安
知漆煙之製不伯於松而
世之珍之不與金埒直哉
抑吾聞之也墨之材欲

清以真其劑之也欲和
以平其造之也甚愛而其
迫治之也顧若甚不愛然
燿如芒如祗如蠶如薔如
莫如斲之攻之力不遺餘
而後乃極於天何也物必
有極：則天定而人美無
功矣匪致一以精之天不
現匪聚精以一之天不全
墨而有神詎不踴躍曰玉

汝於玄而汝盍自玉為乎
蓋猶龍氏得之以一谷神
子雲氏得之以一靈根即
世無其人主未嘗亡也為
不見君房十餘年矣君
房自負其才銳欲用於世
倉卒不得遂又激於憤
而竒於院以玉於失職其
屏利猶亟出於重灼摧
擣之餘者太息不復用於

世而黯然自完其真以託
隱於陳玄氏而復之古蓋
庶幾哉極於天矣夫竒
於今而常於古即竒何
異窮於人而通於天即
窮何諱固天之所以玉
君房而君房之所以自
玉者也嘻君房既墨乎
墨珍君房乎世之得君
房墨者嘗試以君之觀

之

萬曆己酉孟春之吉

南充黃輝撰



墨苑序

墨苑者程氏君房署其所製墨圖
登海內人士之擷管品題者也以
其備也故稱苑為新安以墨名意
至方余之歛時推方氏于魯而于
魯墨推窳天一為絕勝余嘗取至

能勝者贈四方修文之士。姍、膏
爲之曰：是胡贗也。因磨而試之，則
見其膏如糊，其色如煤，不可以筆
乃嘆曰：新安無墨哉！柰何！以墨名
相黑郡守古公，重價購墨于魯。亦
以贗應古公，怒請殺于汪司馬。遠
而咎之于魯，以贗亂真，不避郡邑
長吏，他可推矣。歲壬辰，余得其方
墨，凡四品，其名無以異于魯，試之
則堅而潤，黝而光，拭于魯所製不
素，倍獲舉以贈人，盡喜至得之
晚而又致憾于昔之贗，余不能贗。

而博賡名非君房幾無以自解者
及讀其書自叙公知于魯起于傭
君房起于好于魯殉于利其房殉
于名于魯以文裁質而其房質者
其文且其房又水火于魯孽、焉
反其不為如之何其不上哉故自

細索其房探其閔密其所玄解者
未易語人而良工苦心可得而形
宥其繁者莫善于用烟之一訣墨
之用烟人、知之而用烟之妙不
在油而在漆則人未及知實自其
房如也其房獨抒衷素執其機而

用之其如投械于機至終出于機
入于機其方為之而君房亦不得
而知其所以妙今觀其圖首玄工
次與圖次人官次物蓋次儒藏次
緇黃建緯授詞種、臚列皆名也
而得意得名得象且大有出
于名之外者考故知于象以墨為
隴以譜為媒者也其方以墨為履
以圖為迹者也履不在迹墨不在
圖識者自能別之考余不知墨無
以讚其方邢子愿以知墨聞海內
其言曰砥華不膠入紙不暈乃足

畫其房哉余謂此二言者特見其
房之如製自使見其所謂妙于用
漆者有如今日其稱許又當何如
因詰至譚以修他日如君房者共
發遠涉以備宇宙之一快夫業急
于成自古志之當方墨之仍也其
房出而微如者墨者乃其房自負
其技之精矧託之以不朽者有所
賦以發其胸中之言因微惠四方
作者致連篇累牘數載而書成
夫迹履之不出也而迹豈履哉于
魯之于墨亦有譜亦有所揚抗之

者矣提其所揚抑者與至不製者
考之天相乖謬蓋余試其墨而
重矣其謬之無取也故至于今墨
不傳謬亦不傳其為深于墨者也
而猶不能忘情于國將無弄神髓
而磨糟粕乎而其為不狂也余豈
其無以過人者謬立則名成名成
則利集利集無庸名矣如以真售
名終以贗售利賈道也非急也若
為不為賈道余于其自墜又之而
業急于成將無令邪子愿失之乎
故余于其為無以進而直進以毋

急夫毋急其房固自如之冬姑書
以貽之

萬曆辛丑季夏廿日

雙黃亭州一壑居士彭好古伯
錢甫書于古杭西湖之悅心樓



墨苑序

君房程氏新安高士也攻古文辭而
又長於詩賦園中志益二集為海內
薦紳贈灸久矣乃素業墨而沒殫精
焉以造其極別桐於松和油於漆蓋
得於神人之指授而玄元靈氣遂為
古今第一種於是作墨苑其用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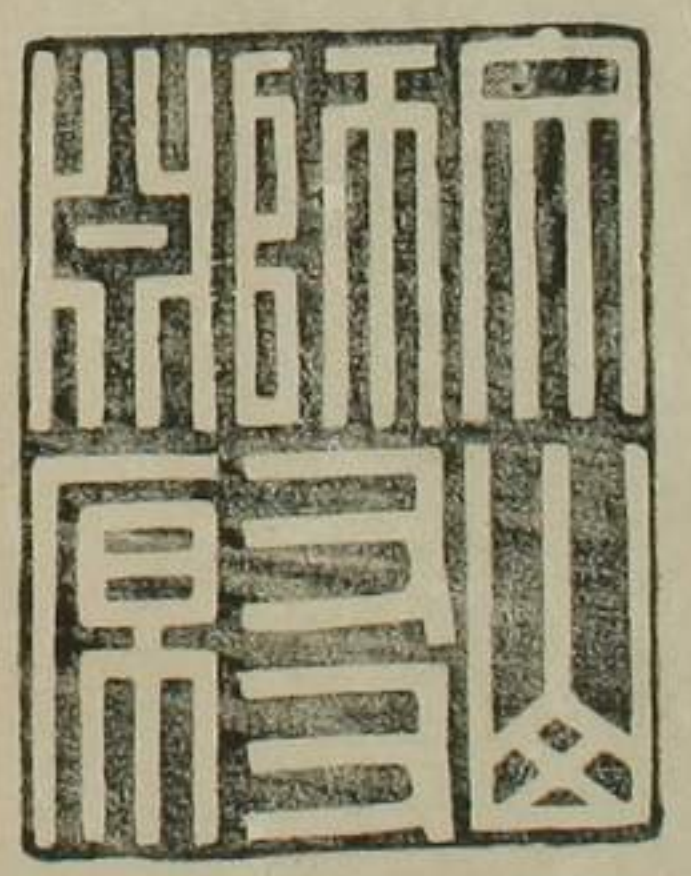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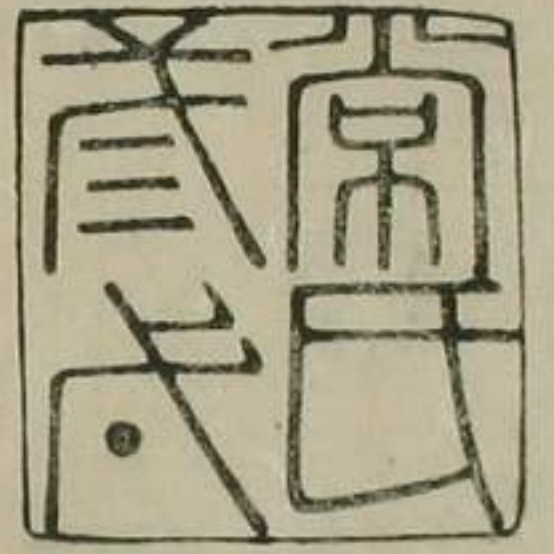
法秘府不傳圖式之詳宋譜未載而
海內薦紳不徒贈答之已也則又更
相揚翊隨製品題累牘連篇益垂不
朽試一披閱若歷五都之市入羣玉
之府目奪心搖令人應接不暇夫文
詞尚屬繡帟詩賦且曰雕蟲而子墨
又可知矣然則君房之知名當世與

當世之知君房者不嫌於一伎之末
也乎曰不然古之君子其期待甚大
而其所挾持亦不小故遇則展采宣
猷以究厥施不遇則託物匠心以求
所適是故王良豈御工斲輪豈梓匠
歐冶豈劍客鄭虔豈畫師安道豈伶
人是皆不得於時而有所托以適其

適者也而聲稱至今不少貶損又何
獨於墨苑而疑之且墨晦也而其為
用玄也君房經術素明論事慷慨曾
中之奇固可以雄視一世而邀駕千
古矣而僅以博一官鴻臚尋棄去忽
遭澆搆困於美里逾七年而後辯釋
夫瑾瑜不售於人剛方不諧於俗此

其時非用晦守玄之時乎是故神適
於墨而墨入於神不知君房之為墨
墨之為君房也新安故善墨尤莫善
於君房即真者且退舍而贗者得竄
跡何者彼其神有所獨注也惟玄惟
默以寧於極爰清爰淨以凝於神此
君房所為墨隱席幾解賢隨時之義

墨苑叙
卷三
而非以美李潘張諸墨家沾之自名
已也余故表而出之是為序
萬曆乙巳上巳日漢陽五山疑常道主
書于秋官署中



墨苑叙

古人左圖右書未嘗以書廢圖也書主
義圖主象象則形模備軌式彰按而索
之其故可求披而玩之其感易入故義
所不能詳與所不能盡者且將借逸于
圖矣後世學者習偷而樂簡曰吾惟取
足于義理之學則有弄訓話聲韻胥失

之者何有于圖是以譚玄課竊鉤浚致
遠未始不歷二可聽而詰以器法之詳
時代之變有舌橋而不得下正如繪士
喜圖鬼神惡圖牛馬非牛馬軼于鬼神
則騁虛易而稽實難也新安程典客幼
博乃能遂精于古而寓圖於所製之墨
其圖括兩儀彙萬象摺集經史揚乾珍

奇寓內博雅君子凡交驩幼博者鴻章
短製共從而讚述之因付雕幾以行名
曰墨苑而品類名物之夥恢奇譎詭之
觀于是乎大備則亦劉覽家所不廢也
揆諸左圖右書之故吾將禮失而求諸
野乎客曰不然墨者晦也晦則空如無
名之樸以希象帝之先而藻之績之幾

墨苑序 卷三
於盡人官之巧則溺其質之謂何也王
子曰唯二否二夫墨緣文効采文緣墨
揚葩兩者交相用而復交相賣則何至
交相痛乎詩有之金玉其相追琢其章
彼所惡于文者質先監耳知博既匪孳
孳什一於墨吾固嘗恠其減值以售而
取烟合劑之妙巧心獨運成法不能拘

而邊見益不能測即光似漆鋒比截幼
博視之又奚遜焉幼博蓋俾夫人磨墨
者濡染助椽筆之光華墨磨人者翫美
當簡編之談洽文質之間已彬二矣而
第聞子墨之族有名白者呈材則聖著
物則黝于幼博螺量丸枚中康可益而
苑之乎客矍然曰知博冥搜之餘豈不

辯此所不此辯也惟是集蓼以來為學
日益為道日損者氏所云知白而守黑
者也嗟夫幼博進于技且進于道矣誰
為輸攻者乎幼博之墨守可無倣九泥
而之圖也直其游藝之一班爾

山陰王思任題



題程幼博墨苑

蓋自有書契以來翰墨之用大矣
明興崇右文教著述日富其用尤廣
顧制於墨之字星布臚列鮮有專門
擅造超軼今古者墨品之高自新安
程君幼博始幼博個儻不羈才情邁
眾名列仕紳塵視軒冕而薄遊雲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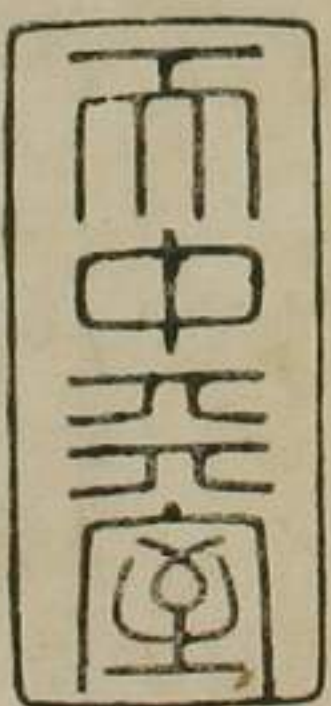
幽棲岩壑以為高其志泊然一無所營
獨雅好墨卿一藝殫竭心思剖抉玄妙
自成一以佐世用而垂不朽之業或
者曰小道可觀終局于藝安所不朽
者不知道無上下要于極至既造其
極則前無古人後無作者當與宇宙
俱無窮矣昔孔子大聖其自名以射
御射御獨非藝也乎哉試取幼博墨
苑讀之尚象取類闡幽探微解悟在
臭味色澤之中指趣在牝牡驪黃之
外心通造化識洞神明駸乎進于道
矣表當時傳後世其復何疑故謂
幼博明察物理而巧奪夫工也可謂
幼博翼贊斯文而有功名教也可寧

與藉一藝以博名高者以執若夫履
禮蹈義方執古人而嫻于文詞蜚聲
執圃儻所稱賢豪長者之傳與是
幼博之所自自重與去之所自重幼博
者固自有在論者當識其大矣

崑源金士衡



程君房墨苑序



今海內稱為雅好事家必首三天
子都矣自伯玉司馬講子秋名山
之業鬻孤以登執壇而初賦彬
家喻戶曉自丁南羽畫品特工人

予竊之而後來黠染雲興霞蔚自
程君房出以喻糜之美聞海內而
新邾墨遂進奉

大內流布一寰區至海外島國夷
王皆爭購之其制作精良實有

神授妙解祕密不傳之訣如仙人
金丹奧旨他處即極力摹倣之不
能及也即新考製墨者無慮百什
家今以君房為第一今經數十年
後故當與奚廷珪齊名子古然君

房實雅士博物如古工詞賦雖不與
時流法君法杜競名居然詞林翹
楚乃為墨掩世未盡知君房如王
太保以德掩濟之王右軍以書法
掩文章經濟顧虎頭以畫掩

獨行為韻惜矣之余收表而出之
君房墨苑出羣晚而結三古雅氣
色高華一且盡徵海內名士文章
詩賦輝映漂湘是一世外水碧
空青奕奕也獨東海房生未挂

一姓名書尾已屬欠事余客晉安而
友人洪汝舍為君房志余一叙余喜附
君房青雲而不朽余是以立為綴
五語維坐觀爛焉若以日月予
光者志海內詞賦宗工雲霄貴室

而不佞以一龍鐘野叟挂名其間多
田姑村媪強塗澤脂粉而廁玉
產夫人之側可勝為混矣

萬曆癸卯秋七月東海屠隆緯
真用暮并書



墨苑序

老子云知其白守其黑而揚之尚玄墨之善守靡不由之若以施諸文字之間則上古用漆故漆園有副墨之子也中世用石故三臺有石墨之藏也後乃易之為煙治煙之澹有可得而喻心者焉何則夫烟自火出火從心生火雖熄矣

炎性常存其為烟耶其非烟耶而墨始妙其非有耶其非無耶而心始神生於何地求之而得處於何所守之勿失鍊之以澹實可使虛和之以物虛可使實此治煙之要也亦治心之要也夫如是乃與老氏揚墨之道有合也程君博雅而逸於墨不能外是予於是乎有感

墨苑序
卷三

曹學佺具草



程秉素書

墨苑序

二酉生程 涓巨源著

默如子汪大同公對書

聖天子敷同文之治二紀于斯往之親
六書剡天藻登毛穎而嫩子墨隴新聲
為稱善文學進御畢給尚方粳以不脛
而走九州馭夷裔雕題交趾之區書疏

墨苑序
卷三

而繹文字大部新都產矣新都墨派由
唐始名迄宋而互迄勝國而互逾甚
太祖起南服而定海內駐蹕新都市肆
不多庶互信度二百年來墨家適起彬
彬乎灼灼乎翰苑之精學藝林之珍闕
之嘉靖以還人文特盛余族彛博先生
起舊冑負雋干執經甄而游橋門取支
四方真少子古謂墨之用廣矣曷能族
庶互而舉乘良始事桐鄉某品上二會
大司成干彛博能專對尋歲楚藩之使
已訴大江泛洞遮發二酉而賦三湘遂
舍業而業墨固業者盡授其瀟乘留良
業乃大起官良墨名

今上杜宥彛博由成均而執秩鴻臚時

時供簪筆奉左右染翰雲漢爲章煥乎
卽墨封矣森何以抗直忤當事竟拂衣
歸歸而舍鴟業業墨如故職者中之乃
下園室聽者寃旁博而怵于賢勢獄且
具旁博夷然安之時二仰屋竊歎以視
履躬下公治以位望則次亞夫余安敢
儻非臯乎樂已所以厚利利天下吾故
業墨頂踵可磨之以高名名今古吾爲
墨苑積累可俟也乃懸歎斧程督奴產
子治墨如嚮者乃旁博以意匠以心成
爲品者若干爲式者若干爲藏者若干
文以類從類以文序非墨不言非言墨
不錄衆則盡利書窮盡神雕篆則盡互
洋二乎成一家言三五墳典之遺以九

丘索以富也墨主苑二主禮不其然乎
彛博墨苑垂成而御史行部白彛博寬
下郡邑二三大夫推以事乃大白彛博
以徵臯解矣彛博趣付殺青而屬不惠
叙以余惟古以爲墨者盛矣官新郿藉
春李氏父子臚數其未易僂指嬰以
成書塵二乘拊墨經出成走伯約典嬰
而近古墨譜出輒近卅競綜博以求全
重以司馬爲政二仲分暫薄海而附同
戲美爾斯傳猥示譴佗嬰以事核于典
文關於墨者十取一焉其有術者幾何
以此而較言苑可乘嘆二已彛博重意
氣類節俠旣破网而躡立壁以墨爲家
而苑以將乘放利而驚名乎哉語彛以

嗜利如蠅嗜名如虺務博故待從心臣
衽服太上附驥則千里祝
聖則萬幸抑心而市叢母孳二耽二勝
之不明而晦用晦而明庶幾乎秉墨德
全矣是為序



墨苑自叙

余從總北時癖嗜古玩而猶癖耽玄
墨則玄且古者恒益嗜之凡所由來
製墨之法與夫今人藏墨之家莫不
極索窮搜什得其九然而仲章瀕矣
有所謂一點如漆者樽安見耶後此

則六朝之張永唐之祖敏陳朗奚鼎
五季之奚氏父子曰超曰達瑤宗之
柴珣潘谷沈珪常和張遇王勣陳瞻
蘇澥元之朱萬初是皆以墨著者然
物注名存徒遺口耳嘗以石得一挺
為恨嘉靖甲子余業成均有賞玩者
窺余之癖大索于名家每以所得來
購有丸者有挺者有金飭而螭合者
有色漆而顏麤者有磨殘過半者有
闕裂而無完形者不下數十百家或
指為奚氏之遺或指為蘇家錦囊故
物動稱高古而重連城余安位之扣

其中則色臭非時有者余善其古而
償不貲嗣而得

宣朝數挺復得鄉人羅氏者數函索
而試之則羅氏固善于

宣朝

宣朝固善于古者古者煙以松膏而
和以漆每濡滯而質齷

宣朝煙間于煤而重于膠每體堅而
色澹羅氏則烟以桐液而劑以膠投
之以蠟蛛襍寶之糜善矣宜乎技至
此而單矣然而炫奇失真逐靡喪本
求其搜煙和膠之工味毋乃有未盡

善者乎余初未敢卑視業者研思殫
慮豈小技無擅場者哉每陰坐匡籩
仰置木視納鐙於其中酌桐液炷苗
舛而然之別覆殘燈煙之上毋過高
高則濃毋過卑則渴惟草之多宜
焰之高下而煙之清渴辨焉得其清
矣尤未善也求其焰小而光彩者尤
有禁方液復入以紫舛苗復深以蘊
木初然焰盛者何若既熄帶燼而燄
微者何若終焉燄緩者何若別為差
等而上下之以精而益求其精矣此
搜煙心得之秘奧則有不可名言者

自是和之以膠擣之以杵膠則因時
按地而出入之擣數有常歷試累功
漸入佳境雖未始法象肖形為畫為
笏而塊然發硯光彩駭人舐筆如流
入楮若畫較之諸氏不翅運途然後
自謂盡藝之長茂以加矣特苦不多

惟求自秘客有議者而請余業不為
利重而為名高余且耻儒而工固謝
未可時有窶夫方于魯者客于余謂
傭身不足以糊朝夕願請受業以資
生人余憐其窶悉授之且助之貲而
復畫以規式之方齊價之略遂大至

崛起千金家侈然埒素封矣余方素
其由基而立或者未忘本也詎謂其
苟行以相報耶余曰治之亡何資亡
而故態見復僭布人金戴罪竄業於
京師值余方執事鴻臚捕而執之遞
遣以歸之蓋亡賴備其故武竊其時
名徒藻績摩刮以耳目人中則無有
品號具載隨售而漫應之辟之甲乙
並懸索甲則旋去其乙索乙則旋去
其甲名雖甲乙而實則一而已以目
視者率信其外以耳視者弗疑其中
偵日偽而價日高余何辭於失人之

罪用是畢索專攻鳩工特業画則有
如江世會之巧者式則有如鄭一桂
之精者會計督率則有如洪自寬之
賢勞盡事者治煙則就桐液於蜀楚
膠片則赴地道於閩廣香用沈水龍
麝艸用紫茜菱莖擣則計籌而後互
和製法一如授于魯之術名式悉因
之價則半指特豨膏獨草糜角膠之
類因認而悉祛之蓋豨脂焰大無煙
雖有光而色白獨艸張燈且暗何以
取煙糜角膠資于病夫尚慮偽製况
其色白於墨無宜此偽人立異罔利

欺世之所為尤可恨者余也不惟不
業而且暴之於是墨有真玄而偽人
業隨矣即我損其值彼損其材其失
贖易辯也友人吳仲良常過余議韋
仲而六奚李相承代有墨者名存而
物卒歸無何有即其名不過間見于

編簡而未覩其全能今而以心思意
會之神發為文章功用之化制則巧
矣品則繁矣偽人既盜而利且名矣
復不早計而徒名物無存何有于今
日借曰識者固自不泯千載而下種
種色色安知一一為常住物耶計圖

墨苑自序 卷三
僅存非譜不可余曰嘻墨物也治墨
二也余方恥之奚事于竟今日之後
第偽人窮吾術而忘其源延虛名以
詭遇將胥天下而顰替之故石得不
挽其頽而使墨失真于天小今既真
贖辨矣安用名為仲良不然純黠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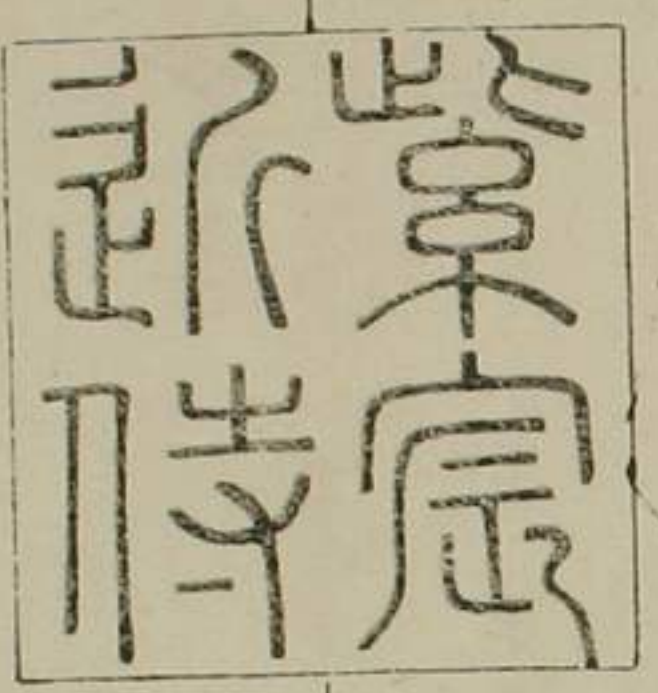
華墨之質也色澤曄曄墨之文也取
象肖形墨之具體而妙用者也何者
形根于物、原于天一物一形無非
造化此古人之制作法章取義立用
命名蓋有統者墨固肖之使其舉研
興懷臨池觸念不有深長思者在耶

是墨之有造於人者大也豈特覓名
哉然墨有盡而象罔無窮故不得不
資于譜、為墨表墨為譜微名實之
相副也惡乎已余曰不然譜者不過
引以方名族以物類形影相索徒具
膚糝求其格物于象先而契前人之
所賞識殊未盡然偽人業已為之志
在標圖釣賞耳然墨不副譜、不副
文徒以蒐獵為工卒于墨秦越甚至
侈然龍璽而侮
禁干時即當可者亦皆頑形而無所
表述何以稱於天下曰能以故識者

旋之余何復取爭妍之銷無已則序
其墨而甄別焉遂閱俯言於圖左俾
人知所自來而且得其深自後使意
足於家才劑於題或可以成一象書
也余豈能之哉曰發平時所彙品及
汲物數章正之曰此竊志焉而未逮
也仲良躍然曰命之矣吾聞苑以畜
物族類具函古有文苑有說苑大而
天地造化小而事物細滋無不包羅
而囊括之子集墨家之大成按古定
制按制脩文一制一文皆根物類即
其著作愚亥氏之宗工凡在墨林大

率抄羅殆盡以範圍墨奚曰不宜顧
 請命名曰墨苑於是勉承唯々取象
 立義列品六部襍珮附之大都承天
 之家昭
 國之光果物之華何敢徼鴈行于子
 墨之林庶幾成余好墨之癖

萬曆甲午午日新都幼博程大約著



樂清友人後湖趙士禎書



